

漕运

Cao Yun Gu Zhen

古镇

王梓夫◎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漕运古镇，既是京杭大运河的漕运咽喉，也是各门各派盘踞争夺的江湖码头。丐帮的猖狂，青帮的神秘莫测，官府与黑恶势力的狼狈为奸，使古镇成为又一个光怪陆离的独立王国。而曹雪芹的情痴、方观承的传奇、纪晓岚的神采、刘统勋的威严、乾隆皇帝的风流智慧以及本书主人公冯含真大起大落大惊大险大悲大合的命运，又在古镇的上空划出了一道耀眼的光芒。

王梓夫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CAOYUNGUZHEN

漕运古镇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漕运古镇 / 王梓夫著.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3.1

ISBN 978 - 7 - 5034 - 3656 - 7

I. ①漕…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75333 号

责任编辑:马合省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www.wenshipress.com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100811

电 话:010-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010-66192703

印 装:北京东海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720×1020 1/16

印 张:28.25 字数:450千字

版 次:2013年1月北京第1版

印 次:2013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 价:49.80元

文史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第一章

雍正九年七月十五日，鬼节。鬼节闹鬼，一大早，张家湾漕运码头上就出了三件非常鬼怪的事。

第一件事发生在巡检衙门后宅。

羊鞭子似的大雨下了七天七夜。无雷无闪也无风，像天上开了个口子，天河里的水直接往地上倾灌，哗啦哗啦地紧一阵慢一阵。紧的时候，雨水可着劲儿冲砸着屋顶，房柁屋檩都颤悠起来，四面墙壁也晃悠起来。慢的时候，雨水静静地顺着屋檐往下流，在窗前织成了一道雨帘，把汪洋世界遮挡在外面，留在屋里的则是无可奈何的惊恐和祈盼。

在连阴雨天睡惯了懒觉的人大多是被一片吵天闹地的蛤蟆声惊醒的。噩梦般的大雨突然停了，外面房倒屋塌、沟满壕平，运河上压着筋疲力尽的漕船、商船、客船，码头上的店铺都关门打烊，龟缩在雨水中。蛤蟆却欢闹起来。蛤蟆在雨水中被压得气息奄奄，好不容易盼着雨停了，迫不及待地要出来透口气。有一种叫作囊鼻儿的小蛤蟆，圆鼓鼓的，平时深藏在地下七八尺的地方。雨水把地下水接通了，它们惊恐地爬上来，发现外面居然是这么一个敞亮的世界，雀跃着欢唱起来。庄稼人都有这个经验，只有听到蛤蟆叫成一片，只有在成片的蛤蟆声中听到囊鼻儿的高唱，天才真的算是晴了。

张家湾大街上，铁锚寺癫僧无智和佑民观痴道无为又相伴而来，热热闹闹地拉开了雨过天晴的序幕。

向来僧道不合，张家湾就怪了，这一僧一道却像是一对亲兄弟。癫僧无智疯疯癫癫，痴道无为傻傻呵呵。癫僧无智胖得像头蠢猪，痴道无为瘦得像个扫把。癫僧无智举着戒钵蹦蹦跳跳地唱着疯歌儿，痴道无为甩着拂尘嘻嘻傻笑着嘟嘟囔囔。癫僧唱的是谁也听不懂，痴道嘟囔的是谁也听不清。当地人管他们两个叫作疯和尚傻老道，两个人总是要来同来，要去同去。他们在张家湾大街上游荡，无忧无虑快活开

心。他们俩前后左右，总追着一群孩子，跟着他们跳，跟着他们唱，跟着他们嘟嘟囔囔。两个疯僧道带着一群疯孩子，成了张家湾一道别有情趣的风景。

癫僧无智唱着：“三月的秋霜六月的雪，三岁的老翁八十的娃……”

痴道无为跟着吟诵道：“荷叶为床蝉作马，白云深处是我家……”

当一片碎金子似的阳光透过竹篾儿窗帘筛在檀木雕床上的时候，徐可良醒了。醒了却没有睁开眼睛，他不愿意醒，他愿意永远沉浸在那美如仙境的梦境里。他慢慢地品尝着、回味着昨夜那淫荡销魂的一幕。

应该承认，他是个好色的男人，甚至可以说是个淫棍。但是这一次，他不是为了自己宣泄淫欲，而是为了尽孝。

徐可良是个孝子，他的母亲十年前就得了肺癆，这些年来他到处为母亲求医寻药，母亲才病病恹恹地拖到今日。前不久铁锚寺的住持癫僧无智送给他一个秘方，说是能根治他母亲的肺癆。无智和尚说，此药叫作“八鲜回春汤”，用八种世间最新鲜的东西煎制而成：九枚雏鸡头胎卵，九条未交黑狗鞭，九份初遗童子精，九摊处女落红血；九盅头场禾苗春雨，九盏初夏芍药新露，九勺中秋梧桐寒霜，九杯入冬屋檐嫩雪。

徐可良拿过这药方琢磨了三天三夜，又跟他的师爷胡道白推敲了三天三夜，可见徐大孝子的用心良苦了。别的还都好办，让下面的人去用心搜集就是了，唯独那处女落红血，他必须亲自采取，否则他是放心不下的。

只要有权有钱有势，找个处女开苞采血是不难的。难的是徐可良很挑剔，他不能随便找个黄毛丫头柴火妞儿就拉上床，他不但要采血，还要把采血的过程诗化，有味道，有情趣。好歹徐可良也是读过几天书的人，也是在花街柳巷中摸爬滚打的人，懂得人之大道的丰富多彩，懂得万紫千红中的一枝独秀。如此一来，下面给徐可良找处女就不那么容易了。

大概在半个月前，徐可良到俊峰斋饭庄赴宴，酒足饭饱之后，剔着牙走出来。跟随的衙役挥手招呼着轿夫过来，又掀开轿帘扶着他上轿。徐可良却摇晃着油光闪亮的大脑袋朝前面的空场走去，衙役们不解其意，颠着脚跟随在后面。

俊峰斋饭庄前面的空场上确实有一个出奇的景致，吸引了黑黝黝的一群围观的人。徐可良别看他粗腰腆肚，一副脑满肠肥的笨拙相，鼻子

眼睛却特别灵敏。哪儿有什么异样，哪儿有可疑状况，哪儿有别样风情，哪儿有风骚女人，他凭着感觉就能立即发现。这是他多年巡检生涯养成的职业敏感，抑或是天性使然。

人群里有一个卖艺的女人，三十多岁，生得眉目清爽、干净利索，一袭紧身绸缎青衣，手握着一把龙泉宝剑，正拱手念着开场经：“……人穷了当街卖艺，虎瘦了拦路伤人。我们娘俩来到张家湾这块风水宝地上，实在是没辙了，才求众位赏碗稀粥喝。不是手心向上跟众位乞讨，当然了，乞讨也不丢人。谁让我们身上有点儿小玩意儿呢，在众位面前献个丑。好了，不多说了。挂子行有句话，尽说不练那是嘴把式，尽练不说那是傻把式。咱要的是连说带练，我们不能说练得好，练不好众位多包涵，练好了，求众位拍着巴掌给声好。好，好完了怎么样？得跟众位要几个小钱，住店要店钱，吃饭要饭钱，上有天棚下有板凳，官私两面的花销。我们练完了众位往场子里扔钱，您明理，我沾光。我们不恼别的，就恼一种人，他早也不走，晚也不走，等我们把一腔子力气卖在这里，他转身走了。饶着不给我钱，还把花钱的挤带走了。我们不恼您白瞧白看，家有万贯，也有一时不便……哦，对了，说了半天闲篇了，还没自报家门呢。小女子姓苗名梦，江湖上人称金剪刀。何谓金剪刀？金剪刀，剪不断，不剪麻棉不剪线，不剪绫罗和绸缎，不剪人间仇和怨……这也不剪，那也不剪，那你剪什么？剪梦。那位说了，梦能剪吗？笑话了，梦外面不能剪，梦里面能剪。这更是笑话了。笑话不说了，我们娘俩给众位卖力气了。哦，那位又说了，你口口声声地说娘俩娘俩的，怎么只见到你一个人在这儿白话呢？你那宝贝女儿呢？别忙，看剑……”

巡检徐可良站在人群外面，听着场子里的青衣女子口齿伶俐，神色坦然，便知道是个有些来历的老江湖。他原本对这些江湖艺人不屑一顾，该瞟一眼便离开。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这个女人身上有那么一股劲儿，这劲儿像是有着一种无形的磁力，把他牢牢地吸引住了，让他的脚移不开挪不动，脑袋也晕晕乎乎地似睡似醒，他竟然呆呆地站在那儿看起了女子的把式。随同他的衙役还以为他喜欢这个江湖女子，巴巴结结地守在他身边小心伺候着。

金剪刀苗梦拉开了架势，舞动起了手中的龙泉宝剑。一招一式，踢腿下腰，都非常到位。宝剑在她手中，随着她闪展腾挪，像是舞动起了一条白绸子。白绸子上下左右地飘飞舞动，越舞越快，越舞越灵动，渐

渐地，缠绕成了一个椭圆形的白色圆团儿。那圆团儿在地上飞速地滚动着，曳动的风声在围观者的耳边呼呼作响。人们都屏住了呼吸，睁大了眼睛，死死盯着地上那如雷似电的白团儿，完全忘记了这白团儿中包裹的青衣女子。更为奇绝的是，渐渐地，滚动的白色圆团儿上面似乎开了一个口子，冒出了丝丝缕缕的红色烟雾。那红色的烟雾升腾起来，在那白色的圆团儿上面凝聚，白里透红，滚动成了一个红白相间的圆团儿。两个圆团儿一上下，中间似连非连，电光石火般地滚动着。上面那圆团儿慢慢地白多红少，红色又渐渐地消逝，也成了一个纯白的圆团儿……

不知道是谁首先惊醒过来，高声叫好，使劲拍起了巴掌。顿时，人群沸腾起来，掌声如风，连巡检徐可良身边的衙役也拍着巴掌叫起好来。

正当群情激昂的时候，两个白色的圆团儿唰地停住了滚动，顿时破裂开来。出现在地面上的，是手持龙泉宝剑的青衣女子，青衣女子肩头上站立着一个女孩儿。女孩儿一身红衣，身轻如燕，手里也握着一把龙泉宝剑，金鸡独立、白鹤亮翅。不知道这女孩儿是在哪儿藏身的，也不知道她是从哪儿进入到青衣女子的身边的，更不知道她是怎么挥动着宝剑与青衣女子舞动在一起的。

人群喧闹起来，许多人大把大把地往两个女人身边扔着铜钱。红衣女孩儿从青衣女子的肩头上跳下来，一边向众人鞠躬致谢，一边撩起衣裙的一角捡拾着地上的铜钱。

从惊诧中清醒过来的徐可良注意力完全集中在红衣女孩儿身上了，他下意识地揉了揉眼睛，仔细看着：这女孩儿正是豆蔻年华，娉娉袅袅，清新鲜嫩。白里透红的小脸蛋儿如初绽的花瓣儿，水光盈盈的大眼睛顾盼有情，红润润的小嘴唇儿更是嫩生生地散发着香甜……他想到了母亲的肺病，想到了治疗肺病的药方，想到了那需要他亲自采取的处女落红……

接下来的事情自然是师爷胡道白去忙活了，徐可良则是天天催天天问。胡道白今天说金剪刀没有找到，明天说有了下落，后天说金剪刀不同意卖女儿的初夜。徐可良心急如焚，逼着胡道白想方设法使圈子拴套儿。直到半个月之后，也就是昨天晚上，胡道白才把金剪刀母女带进了巡检衙门。条件是五十两银子，附加条件是一顿酒席，就算不是婚礼，总也要些体面。

徐可良自然是欢喜若狂，在丰盛的酒席上，徐可良屈尊站立起来给金剪刀敬酒，还当着胡道白的面叫了一声“岳母大人”。金剪刀也非常高兴，一边与徐可良推杯换盏，一边叮嘱徐可良要善待自己的宝贝女儿。

喝到兴头上，徐可良突然想了起来：“岳母大人，请问令爱台甫为何？”

金剪刀说：“苗小妖。”

徐可良一愣：“苗小妖，怎么叫这么个名字？”

金剪刀说：“她父亲死得早，随我的姓。我叫苗梦，梦里生妖嘛。”

徐可良疑惑地看着胡道白：“梦里生妖？这是什么典故？”

胡道白也茫然地摇头。

金剪刀说：“你们是要人，还是要名字？嫌这个名字不好我把孩子带走。”

徐可良忙说：“不不……这名字没什么不好，只是……很特别……也很雅，对对，很雅，是吧胡师爷？”

胡道白忙附和着：“何止是名字雅？您再看看这小姐，真真的妖艳非凡。”

徐可良醉眼迷离地看着低着头坐在母亲身边的苗小妖，确实鲜亮照人，含羞带嗔，别有趣趣。徐可良往前探着身子，恨不得马上把苗小妖搂过来啃个够。

酒席过后，徐可良果然如入太虚幻境。让他吃惊的是，苗小妖不但清新可人，而且颇懂风情，宽衣之后，主动投怀送抱，迎合着徐可良翻云覆雨，把徐可良撩拨得骨酥肉麻，神魂颠倒。外面夜雨如泼，床上低吟粗吼，徐可良忘生忘死，妙不可言。

徐可良如醉如痴地回味着这良宵美梦，觉得浑身燥热，兴致又起，惦记着与苗小妖春风二度。可是他不着急，美味就在身边，何须饕餮，慢慢品尝才是。他睁开眼睛，欠起身子，见枕边一头乌发，想趁着苗小妖还在熟睡，掀开被子，细细欣赏一下这豆蔻少女的玉体。想到这里，他索性悄悄溜下床铺，提起被子的一角，慢慢地掀开。

徐可良绝对不会相信自己的眼睛，弓着身子斜卧在床上的根本不是风情万种、豆蔻梢头二月初的小妖，而是一个残花败柳的半老徐娘。不是半老，比半老还要老得多，小肚囊子像装了半袋糠似的垂落着，干瘪

的奶子像两只破袜子，脸上横七竖八的褶子，身上的皮肉粗糙得像麻袋片子，眼圈黑黑的，眼角上还堆着让人恶心的眵目糊。徐可良不由自主地后退一步，呆呆地看着床上这莫名其妙的女人。

那个女人已经醒了，冲着徐可良讨好地笑着，很淫荡的样子。

徐可良惊疑地问：“你是谁？”

女人笑着说：“我是夜来香啊！您忘了？”

徐可良狠狠地骂道：“你妈的夜来香，小妖呢？”

夜来香说：“哪儿来的小妖？我是老妖了。”

徐可良问：“你是哪儿来的？”

夜来香嬉皮笑脸地说：“老爷您不认识我了，我是小秦淮的夜来香啊，您玩过我好多回了。您忘了？”

徐可良愤怒了，上前揪住夜来香的头发，使劲将她拽下床：“你他妈的给我滚，滚……”

夜来香被徐可良突如其来的暴怒吓坏了，慌忙从地上爬起来，胡乱穿着自己的衣服。

徐可良更加撮火，伸脚踢着夜来香的身子：“快滚……滚……滚出去……”

夜来香披头散发、衣衫散乱，连滚带爬地逃出了巡检衙门后宅。

后宅外面值勤的衙役看见夜来香狗一样地被赶出来，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探头探脑地观察着动静。

懊恼万分的徐可良一边喘着粗气，一边细细地琢磨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昨天晚上的一切都历历在目，甚至他的鼻孔里还残留着小妖身上那特有的处女的体香。难道这一切都是假的？金剪刀是假的，小妖是假的，还是他自己是假的？这也太离谱了。他踱着步琢磨着，不知不觉地来到穿衣镜前面，先检验一下自己是不是假的。

还真的有点儿不对劲儿，镜子里面的人是徐可良吗？徐可良不是这样呀？不是徐可良那又是谁呢？还真的不像徐可良，哪儿不像呢？

他的脑子里像晃着无数道闪电，唰唰唰地晃得他晕头转向。突然，闪电停止了，他的脑子也清醒过来。哎呀，镜子里的徐可良怎么成了秃尾巴鹌鹑了，那条长长的辫子哪儿去了？想到这里，他慌慌地用手去摸。没了，果真没了，后面光光的，只剩下了松松垮垮的一把头发，辫子被齐着脖子剪掉了。

徐可良惊恐地喊着：“来人啊……来人……”

一个老衙役颠颠地从外面跑来：“老爷，什么事？”

徐可良指着外面：“快……快把她给我抓回来。”

老衙役不解：“抓谁？您说要抓谁？”

徐可良：“就是那个骚女人……老妖精……那个叫夜来香的老妖精……”

老衙役突然一愣：“老爷，您的辫子呢？”

徐可良暴怒地：“先别管我的辫子，快把那个女人给我抓回来。”

好在夜来香还没有走远，她这样狼狈也走不了多远。老衙役带着人把她抓了回来，直接带到了巡检衙门后宅，推到徐可良面前。

夜来香被糊里糊涂地赶出去，又被糊里糊涂地抓回来，不知道自己怎么得罪了徐巡检，更不知道徐巡检将怎么处置她，吓得两条腿打软儿，站也不是，跪也不是。

徐可良气不打一处来，一脚把她踢翻：“我的辫子呢？说，我的辫子呢？”

夜来香哆哆嗦嗦：“您的辫子……您的辫子不是在您脑袋上吗……哟，还真的没了……”

徐可良问：“我的辫子是不是你剪掉的？”

夜来香哭了起来：“老爷……我可没剪您的辫子啊……”

正在这时候，师爷胡道白进来了：“东翁，陈知州来了。”

徐可良似乎没听见胡道白说什么，依然瞪着冒火的眼睛看着趴在地上的夜来香。

胡道白又说：“陈知州来察看张家湾的灾情……”

徐可良这回听清了，顿时一愣：“他在哪儿？”

胡道白说：“刚进门，卑职把他安置在花厅喝茶呢。”

徐可良慌了。所谓的陈知州，是通州知州陈子敬，徐可良的顶头上司。

胡道白看见徐可良半裸着身子，面前还趴着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如此狼狈，怎么能去见知州呢？急忙吩咐眼前的衙役说：“快伺候老爷更衣。”

不知道因为眼前的场面太慌乱，还是胡道白马虎了，他居然没有看出来徐可良头上没了辫子。

徐可良这时反倒清醒了，转身进屋，从柜子里拿出一把剪子，招呼着胡道白：“胡先生，你进来。”

胡道白一边朝里面走，一边吩咐着给徐可良更衣的衙役：“你们麻利点儿，别让陈知州久等。”

徐可良绕到胡道白的身后，撩起胡道白的辫子，伸出剪刀，咔嚓一下，剪了下来。

胡道白丝毫没有准备，剪刀一响，他扭头一看，他的辫子已经握在徐可良的手里了。

胡道白急了，大叫着：“你……你怎么剪我的辫子？”

徐可良说：“胡先生，对不住了，我得先到前面去见陈知州。”说着，把手里的辫子交给为他更衣的衙役，“快给我接上……”

第二件鬼怪的事情发生在运河边上。

七天七夜的阴雨连绵，整个大运河都瘫痪了。这正是一年当中漕运、商运、客运最紧张、最繁忙的时候。暴雨一来，满河的漕船、商船、客船都躲到风平浪静的河湾里停泊起来，胆战心惊地等候着老天爷的恩赦。

曹雪芹一家是搭乘着兴武卫六帮的漕船北上的。噩梦已经过去三年了，但是曹家人依然没有从这灭顶之灾的轰击中醒过神来。曹雪芹想起这事，心里便禁不住地发颤。

雍正六年正月初五，大年中的“破五”，一个把新年推向又一个高潮的普天同庆的吉祥日子。江宁钟鼓楼的钟鼓声未响，全家人便早早起了床，里里外外高高兴兴地张罗起来。

奴仆们打扫着院子，更换着被风雨打破的灯笼；婢女们收拾着房间，为孩子们又换上一身簇新的衣服；家里的青壮年领着孩子在大门口燃放鞭炮。江宁织造府的“破五节”热闹非凡，引来了众多百姓的围观叫好。一个大家族的繁华极盛的聚会，生机勃勃，喜气洋洋。曹雪芹看见自己的小兄弟们往小丫环们脚下扔鞭炮，吓得小丫环们捂着耳朵嗷嗷叫着躲着，上前把两个小兄弟拉走，又把一大捧“小吡花”送给小丫环们。这种花炮好玩又安全，小丫环们乐得追着芹二爷抢着叫着，花团锦簇的少男少女乐不可支……

突然，就像夏天的急风暴雨一样，一队全副武装的官兵乌鸦似的飞

扑过来，严严实实地包围了江宁织造府。全家人都晕了，互相搀扶着缩在一起。曹雪芹只记得叔叔曹頔跪在大门前，江南总督范时绎身着仙鹤补服的官袍，威风凛凛地宣读着“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圣旨上的话曹雪芹不甚了了，只记得皇帝指责叔叔“行为不端”、“江宁织造亏空甚巨”云云。然后，两个饿虎般的皂隶冲上前，扒掉了曹頔的官服官帽，套上了枷锁。范时绎又一挥手，不知说了句什么，官兵又饿虎般地冲进了大门，随后，里面叮叮当当响成一片。

这时候，曹雪芹才明白，曹家被封了，曹頔被革了职。全家男女老幼一百四十口人丁，阖府里外十三处住房，四百八十三间屋舍，一千九百六十七亩田地，还有黄金白银、珠宝古玩、新旧字画，连同家畜家禽、家具摆设统统被查封籍没。叔叔曹頔不知被关到了何处，曹雪芹和奶奶、母亲、婶母及几个随身的丫头被安置在织造府后面的一个小跨院里。七八口人挤在一起，外面还有官兵把守着，里面的人不让出去，外面的人不让进来。一家人就这样哭一会儿叹一会儿地挨着日子。

叔叔曹頔被释放后马上回到了京城，到平郡王府走门子。老平郡王讷尔苏的嫡福晋曹佳氏是曹寅的长女，亦即曹雪芹的亲姑母。而小平郡王福彭是曹雪芹的表哥。姑舅亲，辈辈亲，骨头断了连着筋。平郡王是镶红旗的旗主，乃“世袭罔替”的“铁帽子王”。讷尔苏被雍正皇帝削爵之后，福彭便顺理成章地登上了王位。福彭很受雍正皇帝的青睐，又是宝亲王弘历的伴读好友。在平郡王福彭上下左右的活动中，皇上开恩，发还了曹家在北京崇文门外蒜市口的十七间半房子，让他们孤儿寡母度日。这样，曹雪芹跟母亲带着两个丫环回北京，奶奶和婶婶依然留在江宁。

为了节省路费，曹雪芹一家人托关系搭乘上了兴武六的漕船。

漕船刚到河西务就赶上了连阴雨，雨大的时候停泊，雨小的时候勉强行船，走走停停，三天前赶到了张家湾。这里的雨实在太大了，曹雪芹一家窝在漕船上，只好期盼着雨过天晴。

天真的晴了，但是运河上游的温榆河、小中河都发了洪水，船只依然不能行驶。

浑浊的洪水在上游决了堤，肆虐了田园村庄，又肆无忌惮地冲进了北运河。翻滚的洪水中携带着大量的掠夺品：房屋坍塌后的柁木椽檩，装衣服的箱子，盛粮食的柜子，木制铁制的农具，还有半死不活的猪羊

鸡鸭……这些上游灾民的命根子，却成了下游村民的横财。附近的村民都涌到河边去捞东西，运河两岸像赶集般地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

两个小丫环雀灵儿和柳莺儿要跟着曹雪芹到运河上去看热闹，曹雪芹的母亲马氏却把她们拦住了，弄得曹雪芹心里很不舒服，原本是他答应两个小丫环的，母亲不让去，既伤了两个孩子的兴致，又让曹雪芹很没面子。

到了运河岸边，曹雪芹才明白，母亲实在是圣明，雀灵儿和柳莺儿确实不能到这里来。

下河抢东西的都是一些青壮的男子，他们在翻滚的洪水中拼搏着、呼喊着的、争抢着，东西抢到手之后，他们又欢呼着推上河滩，搬上河岸。曹雪芹看到，所有下河的男人都是赤条条一丝不挂，当着岸上那么多围观助威帮忙的人，他们都坦坦荡荡光着身上岸下水，毫无半点儿羞怯和尴尬。岸上也有女人，都是结了婚的媳妇，她们的男人下河去抢东西，她们要帮忙接上来看守着。她们也很坦然，无论是对自己的男人和别家的男人，她们似乎都熟视无睹，还相互争抢着东西，或相互取笑着对方的男人。

这就是大运河的风俗：讲礼的街道，不讲礼的河道。大运河是男人的特权，只要到了河里，男人们便彻底解放了。无论河岸上有没有女人，他们丝毫不避讳。甚至越是有女人他们越是疯狂，成心跳起来呜啊喊叫，明目张胆地调戏着女人。女人们也承认男人的这种特权，面对着赤身裸体的男人，你可以大胆地看，也可以开口骂，但是绝对没有权利制止。若是身份高贵的太太小姐过桥走岸，遇见了这些浪里白条，也只能低着头过去，非礼勿视则已。

一片惊呼，曹雪芹顺着人们所指的方向一看，河面上出现了一个大桃子，桃子有碌碡那么大，在河面上漂浮着，远远地看去，似乎还有两片鲜嫩的叶子。真的是桃子吗？哪儿会有这么大的桃子呢？可它确实像个桃子：上面尖尖的，下面圆圆的，鲜嫩嫩的，红艳艳的，包裹着一兜儿的香甜，让人馋涎欲滴。

男人呼号着扑向了桃子，争着抢着往岸边推着。岸上的人也挥着手惊呼着，这么大的桃子，所有的人都能咬上一口，快捞上来，人人有份儿。

河里的男人们卖着力气推着、喊着，把桃子推到了河滩上。岸上的

男人和女人顾不得河滩上泥湿水滑，都噼里啪啦地跑过去。推着桃子的男人跳上了河滩，光着屁股跳着叫着，招呼着女人们前来分享他们的战利品，也借机合法地展示他们裸体的魅力和裸露的快乐。

人们扑向了桃子，所有的人都惊呆了。

原来是一块大石头。

起初人们真的不敢相信，用手摸着、拍着，用脚踢着，用肩膀扛着，无论怎么检验，它就是一块大石头。沉甸甸、硬邦邦、圆溜溜、光滑滑的大石头。刚才把这石头推上岸的男人，试图再把这石头翻过来，徒劳。这石头太沉重了。

可是，这么沉重的石头怎么会漂浮在水面上呢？它又是从哪儿漂来的呢？

这疑问也像这块大石头一样的沉重，死死地压在了曹雪芹的心上。他一直站在那块大石头旁边，细细地看着，细细地听着人们的议论。

人们的兴致云消雾散之后，便沮丧地走了。

曹雪芹依然站在那块圆咕隆咚的大石头面前，他什么也没有想，只是觉得两条腿也像石头般的沉重，移动不开脚步。

第三件鬼怪的事情发生在天顺隆当铺门前。

天晴了，朝奉陶元淳带着学徒小顺子卸下了门板，打扫着门前的积水，准备开门营业。

这时候，一个年轻的男乞丐带着一个不大年轻的女乞丐走过来，男乞丐手里托着一只纸船，走到天顺隆当铺门前，口中唱着喜歌：“船往船来，恭喜发财；大元宝装不了，小元宝滚过来；老爷打发一个铜板的盘费，小子开了头，再也不回来……”

朝奉陶元淳看了看这年轻的男乞丐，觉得挺新鲜，便有意逗他说：“你这船没帆没桨，怎么开船呀？”

年轻的男乞丐说：“没帆没桨船难行，借根纤绳成不成？”

陶元淳说：“纤绳没有，倒有根草绳，能不能拉你的船保不准，你要是找棵歪脖子树上吊肯定断不了。”

年轻男乞丐见陶元淳不但不懂丐帮的规矩，还出言不逊，便忍着气坐下来，把小纸船往门墩上一放，开口说：“船不行来只能靠，靠在码头上睡大觉。金码头银码头，不如贵号的木码头。老爷包涵了，我这只

船就停在这儿了。”

年轻的男乞丐说完，把身子往后一仰，双腿一伸，头枕着门槛，躺下了。那个不大年轻的女乞丐也坐在了男乞丐旁边，一声不响地陪伴着。

丐帮乞讨是有规矩的，无论遇见谁，即便对方是个黄口小儿丫头片子，也得恭恭敬敬地站着乞讨，万万不可攀大失礼的。要是有个乞丐在谁家的门口躺下了，那肯定是这主儿得罪了乞丐。乞丐是贱，可贱也有贱的脸面。一个乞丐的脸面丢了，所有的乞丐都要上来给他争脸。更要命的是，乞丐若是和施主闹翻了，施主再有理也讲不通，会遭到铺天盖地的谴责和辱骂。中国人向来同情弱者。

几天的连阴雨，连家雀都饿得叫不出声来了，何况卧在破庙花子院里的乞丐呢？花子无隔夜粮，大雨泡天不能出去乞讨，就只能干张着嘴饿着。天一放晴，乞丐们便都出来了，仨一群俩一伙儿，缕缕行行成群结队，见人便伸手，遇门就求食。有的乞丐看见一个同伙躺在天顺隆当铺门前了，便立刻打花板吹口哨，呼朋引类前来支援。

没多大工夫，天顺隆当铺门前便聚集了几十个乞丐，而且还有许多乞丐大呼小叫地往这边赶。

陶元淳一看慌了，知道自己闯了祸，马上进院去禀报掌柜的马家亨。

马家亨出来一看也吓了一跳，急忙打发伙计佣人把家里所有的剩菜剩饭端出来让乞丐们吃。乞丐们尽管饿得眼睛发蓝，但是心齐志笃，谁也不去动那些菜饭。马家亨无奈，又说好话又送钱，乞丐们依然不理睬，一个个都集中在天顺隆当铺门前，有的躺着，有的坐着，有的蹲着，谁也不吭声，连眼皮都不抬一下。乞丐们越聚越多，天顺隆当铺门前挤不下了，都占满了街面，把来往车辆人群都堵住了。

这件事又很快传开了，憋闷了好几天的张家湾人都稀罕着出点儿开心解闷的事，听说乞丐们包围了天顺隆当铺，都风风火火地前来围观起哄看热闹。

天顺隆当铺也叫曹家当铺，是张家湾六家当铺中最大的一家，也是最有势力的一家。之所以叫曹家当铺，就是因为这当铺的东家是江宁织造曹家。曹家富甲天下，连康熙皇帝南巡都住在他家，谁能比得了？天顺隆当铺的掌柜马家亨是曹雪芹母亲马氏的亲哥哥，也就是曹雪芹的亲

娘舅。曹家被查抄以后，所有的财产都归了新任江宁织造隋赫德，当然也包括这当铺和整个曹家大院。只是隋赫德一直没有前来接管，马掌柜派人请示过几次，都没得到任何答复。不知道是因为隋赫德忙得顾不上来，还是隋赫德有意施恩于曹家。没有人接管，马家亨也只好照旧当他的掌柜，照旧用心经营着当铺。

按照规矩，无论乞丐们在店铺前怎么闹，是一定不能报官。一是你报了官官府也不管，官府真的派衙役来弹压，店铺的名声就算完了，会说你老太太吃柿子，拣软的捏。这么大的买卖，居然以势欺人，还动了官府。再则，官府能拿这些乞丐怎么样？人家没偷没抢没砸没打，就在你店铺前默默地待着，犯啥法了？马家亨是懂得这些道理的，他急得抓耳挠腮，在屋里团团乱转，只是一个劲儿地埋怨陶元淳不懂事，捅了马蜂窝。

夫人田氏和女儿马幽兰跟着马家亨着急，却又没有丝毫的办法。

田氏说：“要不咱跑吧，躲出去三五天，看这些饿着肚子的叫花子能耗得过咱们不？”

马家亨说：“老娘们儿见识，走得了和尚你还走得了庙，这铺子不要了？”

正在上上下下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个年轻人进来了，彬彬有礼地说：“打扰了，请问哪位是掌柜的？”

马家亨打量着这位不速之客，十七八岁，中等身材，面目清秀，虽然穿着有点儿寒酸，却谈吐规矩，让人放心。他遂上前说：“我姓马，天顺隆的掌柜。”

来者躬身行了个礼：“马掌柜，如果您老人家信得过，晚生能让外面的人退去。”

马家亨立即高兴起来：“哎呀，那太好了，求先生帮个忙，事后必有重谢。”

来者说：“请给我准备一些零钱，再给我一盆清水。”

工夫不大，那个主动上门帮忙的年轻人端着一盆清水出来了，蹲下身子，把水盆放在门槛上躺着的那个年轻乞丐身边。

年轻男乞丐看见了一盆清水，像是挨了一鞭子，一激灵坐起身来。

来者又拿起门墩上的纸船，放在水盆里，客客气气地说：“船家，码头上催着您起航呢。”

年轻男乞丐急忙站起来：“是，老大，船帆拉起来了，就等着风转向呢。”

来者转身从后面的马家亨手里接过一个小柳条筐，筐里都是零钱，递给年轻的男乞丐：“一份菲薄盘缠，吃饭不饱，喝酒不醉，路上喝一杯清茶吧。祝老大一路顺风。”

年轻男乞丐接过小柳条筐，拉起身边的女乞丐，说了声“谢了”，直起身把半筐的钱泼洒出去。围在天顺隆当铺面前的众乞丐，见满天飞扬的钱币，扑在地上抢着。

年轻男乞丐把水盆里的纸船捞上来，向来者作了个揖，扬长而去。

众乞丐抢光了地上的钱，也一哄而散。

天顺隆云消雾散，马家亨再次向来者施礼致谢：“请问先生台甫？”

来者谦卑地回礼说：“晚生姓冯名含真，常州人氏。”

一直在马家亨后面观察着这位年轻救星的马幽兰，听了这话，忍不住说：“你是常州人？我去过常州，大运河边上，那里有座天宁寺，是江南四大丛林之一……”

马家亨身后的田氏抻了抻女儿的衣袖，马幽兰立即觉得自己有点儿失态了，满脸通红，闭上了嘴巴。

说话间，当铺外面又哄乱起来，马家亨一惊，立刻想到，难道这些乞丐又回马枪杀回来了？这如何是好？